

2011年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

梅子涵 翌平等 著

《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故事大王》等
杂志编辑联合推荐，作家和编辑共同奉献儿童文学阅读大餐



NLIC2970821971

小说卷

Xiaoshuo Juan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年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

梅子涵 翌平等 著

小说卷

Xiaoshuo Juan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1 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精选集. 小说卷 / 梅子涵
等著. — 北京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48-0623-6

I. ①2… II. ①梅…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
—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4475 号

2011 NIAN
QUANGUO YOUXIU ERTONG WENXUE JINGXUANJI
XIAOSHU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缪惟

本书策划: 缪惟 高秀华

责任编辑: 高秀华 唐威丽

插图: 沈苑苑

装帧设计: 尹莺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责任校对: 赵聪兰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张: 12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6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978-7-5148-0623-6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目录

小脚奶奶 /1	梅子涵
有一位叫木雅的女孩 /9	麦子
最后一个儿童节 /24	喻虹
轻尘 /34	顾鹰
SOS 纸团 /42	肖定丽
转学生日记 /49	舒辉波
不莱梅的音乐家 /67	段立欣
岸上的青鱼 /77	余雷
狗尾巴草的春天 /90	麦子
你有史上最好的对手 /104	常新港
流向大海的河 /117	翌平
父子 /131	周敏
逃逃家的红绿灯 /138	徐玲
我的网购 /151	肖定丽
三十三只黑山羊 /158	三三
九毒果 /177	范锡林



小脚奶奶

梅子涵

1

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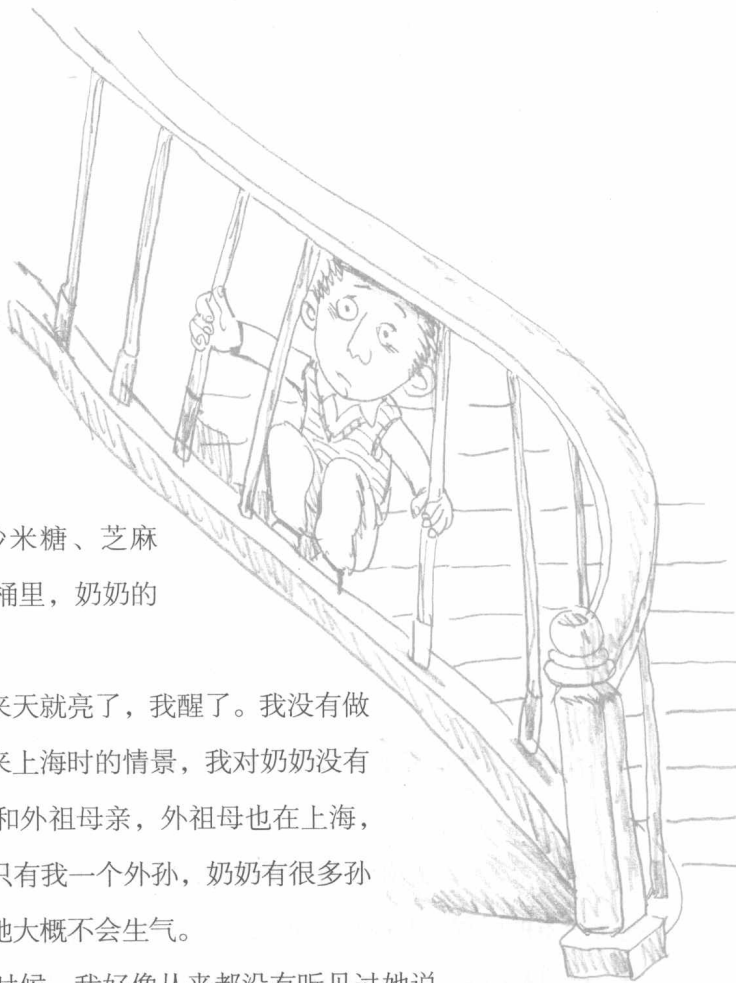
对奶奶，我没有很多记忆，勉强地写了这么一点儿，我好惭愧！

奶奶不爱说话。她长着一双小脚，所以我叫她小脚奶奶。我叫她小脚奶奶是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奶奶来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奶奶在上海待不习惯，就回黄山老家了。等我再有机会叫她小脚奶奶，已经十三岁了。

我回老家过年，晚上和奶奶睡在一张小床上。我睡在靠门的这头儿，奶奶睡在靠窗的那头儿，我的肩膀挨着奶奶的小脚，奶奶穿着长筒袜，她的脚暖暖的。我因为和奶奶睡在一个被窝里，所以吹熄了油灯也不怕。吹熄了油灯的屋里是漆黑的，就是像黑的漆一样。我其实还是很怕鬼，但是睡在奶奶的脚边，就觉得鬼不会进来。我没有用被子盖住头，不但头发露在外面，眼睛和鼻子也露在外面，呼吸着漆黑的空气。

奶奶不爱说话，但是她说：“明，你喜欢吃花生糖，就多抓点儿。”奶奶的声音是从被窝的那头儿传来的，在漆黑里细细弱弱，很像是从木梁上吊下来的一根蜘蛛丝。我答应道：“嗯。”

“明”是我的小名，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天刚好蒙蒙亮。



奶奶的孙辈很多，我有一个伯伯、一个叔叔、三个姑妈，她一定是怕他们会把花生糖吃光，我没的吃，所以让我多抓一点儿。

乡下过年做花生糖、炒米糖、芝麻糖、糯米糖，放在大的洋铁桶里，奶奶的床底下也放了一个。

后来，我就睡着了。后来天就亮了，我醒了。我没有做梦。没有梦见小时候，奶奶来上海时的情景，我对奶奶没有记忆。我也不想念奶奶。我和外祖母亲，外祖母也在上海，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外祖母只有我一个外孙，奶奶有很多孙子、外孙子，我不记得她，她大概不会生气。

奶奶不爱说话，白天的时候，我好像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她说话，小脚走路没有声音，坐着吃饭也没有声音；可是晚上，我睡在她脚边时，她对我说话。

“你们住的屋子还在三楼吧，楼梯高，我不敢下楼。三轮车不让进到院子里，停在大门口。”

这大概就是奶奶对我们家的记忆。我们家是在三楼，她小脚，所以肯定害怕走楼梯。院子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三轮车只能停在大门外。外祖母平时带我坐三轮车，也是到大门口下车。外祖母不是小脚，她的脚很大，所以我叫她大脚奶奶。在我们家，外祖母也是叫奶奶的。小脚奶奶，大脚奶奶，这是我的新发明，这样，我叫奶奶的时候就不会搞错。

奶奶不知道我们已经搬家了。她说的这个家是她以前来的时候的，我七岁的时

候就不住在那儿了，因为爸爸犯错误了。那时候很容易犯错误，比如，你说错了一句什么话，就犯错误了；你反对了一个什么不可以反对的人，那么你也犯错误了。犯了错误，也许你就不能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了，甚至可能被抓起来。我爸爸犯了错误，结果他就只好离开了三轮车只能停在院子大门外的那个房子，我们也只好跟着离开。“犯错误”是很糟糕的事。我爸爸犯的是什么错误呢？我认为他犯的应该是说错了话的错误，因为从此以后，我只要多说话，妈妈就说：“言多必失。”每当我不停地说话的时候，外祖母就会提醒我：“不许话多！”

我后来，渐渐地也就不大说话了。

我没有告诉奶奶我们搬家了。现在家的大院外没有人站岗，三轮车可以骑到家门口，我家的门牌是 69 号。我没有告诉奶奶。

后来我就睡着了。后来天亮了，我醒了。我没有做梦。其实我是应该做一个梦的，梦见 69 号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爸爸被担架抬了下去。门口涌了好些人，我在楼上不敢下去。我好像没看见妈妈和外祖母，也没看见妹妹。我躲在楼梯的后面。后来，救护车叫着开走了。救护车的叫声直冲云霄。救护车只要在你家的门口停过一次，直冲云霄叫过一次，你就应当永远不会忘记。何况，是救你的爸爸！奶奶还问三轮车让进吗，哈，连救护车都开到门口了！爸爸不坚强，犯了错误还吃安眠药，罪加一等。他吃了安眠药让救护车开来了，把我吓得要死。不过救护车如果不开来，那么我现在也就说不出它叫的声音直冲云霄。不过，受苦的是爸爸。

和奶奶睡在一起，不会做这样的梦。肩膀贴着奶奶的小脚，全是暖和。

那年的冬天，老家的山里下着很大的雪，站在门口看出去，以为这世界全被雪盖住了呢。很远的上海也盖住了。爸爸那儿也盖住了。其实我少年的时候是被它盖得很久久的，只是没有放在心上。寒冷的大雪是不可以太放在热乎乎的心里的。雪很大很大，漫山遍野，你全放在心里怎么办？那么你就会变得很冷了。一个人是不能很冷的，很冷就等于死了。而我一直热气腾腾。

奶奶坐在堂屋里，她在烤火。她手里抱着个火篓子，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奶奶真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呢！她难道也知道言多必失吗？我如果话很多，她会说“不许话多”吗？

我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一起玩，但是奶奶好像只看着我。她有十年没看见过我了，她会不会也不想我呢？很奇怪的，我和奶奶分开得那么远，我不想她，她可能也不想我，她在山里一天天过着，我在上海慢慢长大，可是我到了她身边，她却总看着我，我也总会看着她。我如果不是总看着她，那么我怎么会知道她总在看着我！

这时，我听见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走到她的小屋里去了。

这天晚上，奶奶问我：“你想爸爸吗？”

“想。”

奶奶不知道我们搬家了，但是奶奶知道爸爸不在家里。

我是从不敢说想爸爸的。我其实也的确不是很想爸爸。爸爸犯错误，又吃安眠药，我就真的不应该想他了。他被救护车救走以后就没有再回来。后来他就去了一个地方，在那儿劳动，改正错误，改正反动思想，反正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坏人。那时，你很难从心里去想念一个坏人。坏人，坏人，坏人，你一直这么认为，你就不会想他了。他是你的爸爸，你也不会想他。她是你的妈妈，你也不会想她。这叫划清界限。就像在课桌上画一条线一样，



很容易，这边是男生，那边是女生。我在课桌上用粉笔画过线，经常画，表明我不喜欢小姑娘，其实我知道，那是假装的；但是我在心里和爸爸画了一条线，那不是假装的。我戴着红领巾，我听党的话，不会假装！

可是现在奶奶一问，我又好像有点儿想了。爸爸吃安眠药的那天，中午还带我出去玩呢。那天是星期天，天上有一团团的白云，可是太阳很耀眼。我每次跟着爸爸出去玩，爸爸都牵住我的手，这好像是一个不会变化的姿势。爸爸牵住我的手穿过大花园，出了大院的门，坐上了22路无轨电车。我们在东海电影院看了电影，爸爸带我去了一个叫“大中国”的饭店。那天中午，好像只有我和爸爸在那个饭店里吃饭，爸爸喝了高粱酒。爸爸吃饭都要喝一些高粱酒。爸爸吃饭的样子好看极了，是真正的既懂味道，又斯文。可是第二天，救护车就开到门口了。

是爸爸自己让我和他画一条线。

后来，爸爸就再没有机会牵我的小手。我的小手也没有机会被爸爸牵着。我们再见面，是过了二十年。

奶奶说：“你爸爸可怜哦。”

奶奶的声音好微弱，还是像一根蜘蛛丝。

我说不出口。我也不大懂事。我还不能做到既画了一条线又觉得他可怜。那时，像我这样的傻瓜、白痴、十三点……有很多很多；那时，我们都不能算真正的人的，我们懂什么啊？我们懂个屁！

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天亮了，我醒了。

最后一晚睡在奶奶的脚边，心里没在意这是最后一晚。明天就回上海了，也没有想，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和奶奶睡在一起。小孩子总是不会想得很多的，哪怕是最后一晚，小孩子也会很快就睡着。

不过，我还没有睡着的时候，奶奶问：“你大脚奶奶身体好吗？”

“好。”

大脚奶奶好像浑身是劲，浑身是希望，她不累的，看不见垂头丧气，说话也不像蜘蛛丝，而是像一根绳子。你一抓住那绳子，就不会摔跤了，更不会掉进河里。我长大以后想，爸爸怎么就没抓住大脚奶奶这根绳子呢？否则，他不是就不会掉进河里去了吗？爸爸离开上海，被送往别处去的时候，大脚奶奶和妈妈去送。妈妈哭着，不说话，大脚奶奶说：“儿子，你好好的，妈妈等你！”

大脚奶奶叫爸爸儿子，大脚奶奶没有儿子，只有妈妈一个女儿。

爸爸说：“你放心，妈妈！”

爸爸直到离开上海前才拉住了大脚奶奶的结实的绳子。

小脚奶奶说：“明，等你下一次来，奶奶已经死了。”

我说：“奶奶，你不会死。”我说着，用手抱住了奶奶的小脚。奶奶的小脚暖呼呼的，有棉袜子的味道。奶奶不会死的，我的头在奶奶的脚边。

后来，我睡着了。后来，天亮了，我醒了。

叔叔和大姑父送我去芜湖。从芜湖我独自乘江轮回上海。这是两个把我当儿子的男人。我来的时候，他们在芜湖码头接我；回去，他们又送我。从老家到芜湖，有二百多里的山路，汽车沿山蹒跚而行，冰天雪地，要开一天。

奶奶站在客堂的门口送我。以前爸爸外出上学，爸爸去上海，奶奶也许也是这样送的。她捧着火篓子，看着我，不说话。

我对奶奶说：“奶奶，我走了。”

可是奶奶突然说话了：“明，抓点儿花生糖，路上吃，路上冷。”

奶奶住的老屋在半山上，我跟着叔叔和大姑父下了山。他们挑着行李，里面装了很多吃的东西让我带到上海，带给妈妈，





带给大脚奶奶和妹妹。我回头看奶奶，可是只看见别的人，看不见奶奶。奶奶也许被挡住了，也许已经回到她的小屋里。

我刚才没有抱一抱奶奶。我也只对她说我走了，没有说再见。

地上的雪很深很深，不过天上没有再下。雪地上只有我们三个男人的脚步声——两个像父亲的男人，一个儿子。

很多年后，我回到老家。我和爸爸走在一起。走到那个回头看奶奶，却没有看见奶奶的地方，爸爸猛然指指路边的山脚说：“你奶

奶的墓。”

我一看，奶奶的墓怎么会放在路边上？很小，如果不指给你看，根本不会注意。

山上老屋旁边的栗子树林里有爷爷的墓，爷爷墓碑上有奶奶的名字，可是奶奶后来没有葬在里面。奶奶是不是也想和爷爷画一条线呢？因为爷爷是地主。爷爷这个地主很大呢。爸爸说：“是你伯伯和叔叔决定的。”是他们让奶奶和爷爷画一条线，奶奶就一个人住在了路边。

我站在奶奶的墓前。我没有对奶奶说，我很想她。我对爸爸说，我十三岁来的时候，奶奶很想他。奶奶还叹气。奶奶让我多抓些花生糖。奶奶说三楼太高了，她不敢下楼梯。奶奶说，我再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我说这些的时候，爸爸流泪

了。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奶奶全听得见，如果听见了，那么她就知道了，明很想她。十三岁以后，我一直很想奶奶。

可是十三岁以后我却没来过。奶奶说得对，我再来时，她已经死了。她知道我不会再有机会去看她，她不抱希望。

我们这些小孩儿，不孝的。作为后代，很糟糕。

爸爸说：“走吧。”

我说：“我要陪陪奶奶。”

我在路边坐下，爸爸也坐下。爸爸抽起了烟，我在想着奶奶的小脚，暖呼呼的。而这时是春天。

（选自《起航》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有一位叫木雅的女孩

麦子

9

小说卷

第一次知道“木雅”这个名字，是在胡豆上高中的第一天。

“……当然，你们若有木雅那样的头脑，学习自然不必太用功，但问题是你们不是木雅。所以你们必须用功、用功、再用功……”班主任“帽子大叔”在滔滔不绝地训了近一个小时的话后，如此总结道。胡豆的身子坐得端正，一脸认真，而思绪却慵懒地漫步在春日的绿草坪上。

“谁是木雅？”同桌用肘轻轻地碰了一下胡豆，低声地问。

“不……不知道。”胡豆吓了一跳，思绪从那草坪上回到教室。

那天放学后，胡豆在靠近新家的那条胡同，看见了一个凉粉摊。那是母亲摆的。

秋天的胡同是灰色的，凉粉摊是褐色的，但却因此将身着绿色衣服的母亲衬托得格外安静。

摊前没有人，母亲正埋头专心剥着什么。

胡豆本来想绕着走，可是因为不熟悉路，只得磨磨蹭蹭地过去。她走得慢，也走得轻，原以为走到跟前时母亲才会发现，没想到距离还有三四米时，母亲就头也不抬地问道：“放学啦？”

“嗯，放学了。”胡豆回答着。本来还期望母亲问一问新学校，问一问新的班主任，问一问新的同桌，问一问中午的饭等。可是，母亲却什么也没问，只是开始收拾摊上的东西。

“今天没什么生意，我们回家。”母亲对胡豆说。也许是早料到生意不好，所以做的凉粉也少，剩下不过两碗，正好够爸爸的夜宵。一回到家，母亲就去了厨房，并在胡豆刚洗完手脸时就端上了她最喜欢的豌豆炒虾仁。豌豆，便是在凉粉摊上剥的了。

胡豆吃得津津有味，觉得开学的第一天便在“吧唧吧唧”咀嚼着清香的豌豆声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先前看到母亲的凉粉摊时所生出的些许不满便也在这种满足中渐次消失了。

二

“我们班没有木雅呢。”第二天早上，胡豆刚坐在座位上，同桌就用这句话和她搭讪着。

“那也许是别的班的吧。”胡豆说。

“我们年级没有木雅呢。”第三天早上，同桌又用这句话和她搭讪着。

“哦，那也许是高二或高三的学姐吧。”胡豆说。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同桌再没有提“木雅”，因为她和胡豆已经熟悉起来，不再需要刻意地去找话题了。



在银杏叶开始泛黄的时候，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那天的班会上，帽子大叔大为光火，因为他的班是年级倒数第一。

“开学第一天我是怎么说的？除非你们有木雅那样的头脑，否则就给我用功、用功、再用功……”帽子大叔滔滔不绝的训话又开始了。

木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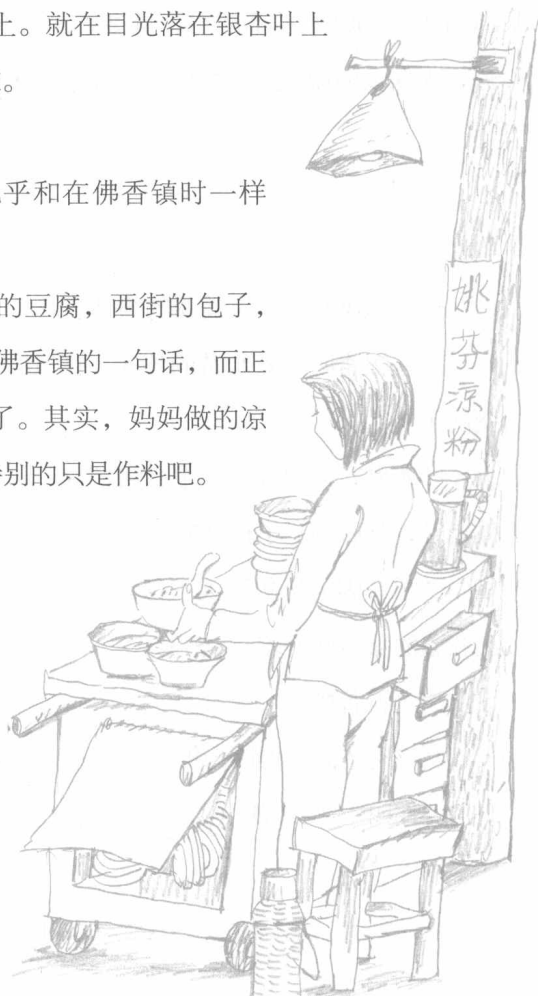
考得既不好又不坏的胡豆边听着，边在笔记本上无聊地写着“木雅，木雅，木雅……”当那张纸全写上“木雅”时，正巧有一枚银杏叶像一只盛夏的蝴蝶优雅地飘落在窗台上。就在目光落在银杏叶上的瞬间，胡豆没来由地很想知道木雅是谁。

妈妈凉粉摊的生意越来越好了，几乎和在佛香镇时一样好了。

“到佛香，到佛香，莫要错过东街的豆腐，西街的包子，还有正街左拐处的凉粉摊。”这是流行在佛香镇的一句话，而正街左拐的那处凉粉摊指的就是妈妈的摊了。其实，妈妈做的凉粉并没有什么特别，和别家并无两样，特别的只是作料吧。

没错，是放在凉粉中的作料！

但说到底和别家的也没什么两样，无非是姜葱蒜油辣椒之类的。但特别的是，哪怕仅仅是辣椒，母亲也会分为青辣椒、红辣椒。青辣椒又分为生嫩微辣和成熟辣味足的。每次有人要凉粉时，



母亲都会问要辣的、微辣的，还是不辣的。若来人回答要辣的，而这人又是那种粗犷的男子，母亲就会先放入切得细细的青辣椒，然后在面上撒些切得大块大块的红辣椒。青辣椒是入味的，红辣椒既为着好看，又能刺激人的食欲。再加上别的作料，一碗普通的凉粉顿时便抓住了食客的眼睛，而尝上一口，胃便也抓住了。

所以，别人的凉粉摊都是有“味道”的，有属于自己的味道，而母亲的凉粉摊是没有的，因为每个人吃到的凉粉都会因作料配置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味道，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小小的凉粉摊上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的味道。父亲常笑着对胡豆说：“我就是在天天吃凉粉时爱上你妈妈的呢。”

直到现在，父亲仍喜欢吃母亲的凉粉。但是，胡豆却不喜欢。她已经很久不吃凉粉了。那时她并不明白，母亲可以去开服装店，可以开家电店，可以开副食品店，为什么偏偏选择做凉粉，而且还选择摆摊这种方式。

三

遇上木雅是在一家美丽的饰品店。

一些银杏叶穿着金黄的外衣，在风中恣意地展示着最后的美丽时，天气也陡然变冷了。

“木雅，你也来挑选手套啊？”在胡豆将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手套不断取下、戴上时，身后响起了这样的声音。

“嗯，因为每年冬天手都冻得厉害，今年得早早戴上才是。”胡豆身边一位穿红衣服的女孩回答着。

胡豆看着她。

女孩有些胖，但因为拥有一头齐耳短发，所以显得很精神。

“你叫木雅？”胡豆问。

“嗯，你怎么知道？”女孩有些诧异地问。

“哦，因为……因为听她刚才叫的。”胡豆指着旁边也挑选着手套的女孩说。其实，她想说的是，因为他们班的帽子大叔提过你。可是，说出的话却是这样的。

“是这样啊。”女孩笑了起来。

“你的名字蛮好听的。”胡豆说。

“是我妈起的。”女孩的嘴角笑着扬起。然后，她低下头，将左手伸进了一只粉红色的手套里。胡豆想说，她的名字也是妈妈起的。可是却无论如何张不了嘴，只好也低头去试手中的那双豆蔻色的手套。

离开小店后，胡豆很想叫住走在前面的那两个女孩，对那个叫木雅的说：“我们班主任提过你呢。”但最终只是想想而已。

那天回家后，胡豆看到床上放了一件粉紫色的毛衣外套。

穿上，不大不小正合适。

看着镜子中亭亭玉立的自己，胡豆便想起上个月母亲问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毛衣外套。可是，她分明记得母亲不会织毛衣呀！这样寻思的胡豆便跑去父母的卧室，果然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了几本织毛衣的书，书上有那件粉紫色毛衣的款式。

唉！将书放回原位时，胡豆莫名地叹了一口气，并看向那放在角落里的缝纫机。

从记事起，胡豆和父亲的所有衣服——衬衣、裙子、裤子就全出自这台机器，出自母亲的手。虽然衣服的款式和布料都不逊色

